

幽明录
南朝宋·刘义庆

硕县下有眩潭，以视之眩人眼，因以为名。傍有田陂，昔有人，船行过此陂，见一大蛟死在陂上，不得下。无何，见一人长壮乌衣立于岸侧，语行人云：“昨下陂不过而死。可以报眩潭。”行人曰：“眩潭无人，何可报？”乌衣人曰：“但至潭，便大言之。”行人如其旨。须臾，潭中有号泣声。

晋元熙中，桂阳郡有一老翁。常以钓为业。后清晨出钓，遇大鱼食饵，掣纶甚急，船、人奄然俱没。家人寻翁于钓所，见老翁及鱼并死，为钓纶所缠。鱼腹下有丹字，文曰：“我闻曾潭乐，故纵担潭来。磔死弊老翁，持钓数见欺。好食赤鲤鲙，今日得汝为。”

太元年中，临海有巫李，不知所由来。能卜相作符水，治病多愈，亦礼佛读经。语人曰：“明年天下当大疫，此境尤剧。又二纪之后，此邦则宁。西北大郡，僵尸横路。”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令，权停家，直云：“周令今去，宜南行，必当暴死。”便指北山曰：“后二十日，此山之下应有异□者事彰也。”后十余日，大石夜颓落百丈，碎磕若雷。庾指为临海太守，过之，周设

僕作伎。至夜，庾还舫口。天晓，庾自披屏风，呼叔道：“何痴不起。”左右抚看，气绝久矣。到明年，县内病死者数千。

徐琦每见一女子姿色甚美，便解臂上银铃赠之。

董卓信巫，军中常有巫都言祷求福利。言从卓求布，仓卒无布，有手巾，言曰：“可用耳。”取笔便书巾上，如作两口，一口大、一口小，相累以举，谓卓曰：“慎此也！”卓后为吕布所杀，后人则知咒吕布也。

淮南牛渚津，水极深，无可算计。人见一金牛，形甚瑰壮，以金为锁绊。

耒阳县东北有芦塘，淹地八顷，其深不测。中有大鱼，常至五日一跃，奋出水，大可三围，其状异常。每跃出水，则小鱼奔进，随水上岸，不可胜计。

某郡张甲者，与司徒蔡谟有亲，侨住谟家。暂停数宿，过期不返。谟昼眠，梦甲云：“暂行忽得暴病，患心腹痛，胀满不得吐下，某时死。”主人殡殓，谟悲涕相对，又云：“我病名乾霍乱，自可治。但人莫知其药，故今死耳。”谟曰：“何以治之？”甲曰：“取□□

生断去脚，吞之则愈。”谪觉，使人往甲所验之，果死。问主人，病时日皆与梦符。后有乾霍乱，试用辄差。

会稽施子然，有一人身著练单衣衾，直造席，捧手与子然语。子然问其姓名，即答曰：“仆姓卢名钩，家在坛谿，边临水。”复经半旬中，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故[<]*土屋，忽见大顷满中蝼蛄，将近斗许，而有数头极壮，一个弥大。子然至是始悟曰：“近日客称卢钩，反音则蝼蛄。家在坛谿，即西坎也。”悉灌以沸汤，自是遂绝。

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禹山，使会稽郡吏□史泽治墓，多平夷生坟，复□处构制甚伟，器物殊盛。冢发，闻鼓角声，自是每如此。

元嘉初，散骑刘隽家在丹阳郡。后常闲居，而天大□雨，见门前有三小儿，皆可六七岁，相率狡狴而并不沾濡。隽疑非人，俄见其争一瓠壶，子隽引弹弹之，正中壶，霍然不见。隽出问，人前得一壶而泣曰：“此是小儿物，不知何由在此。”隽具说之。

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，刻期未至，女暮已提一金罍受一升许，径到裴床前立，以罍赠裴。

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。还家，长康思之不已，乃画作女形，簪著壁上，簪处正刺心。女行十里，忽心痛如刺，不能进。

余杭人沈纵，素贫。与父同入山，还，未至家，见一人，左右导从四百许，前车辐重，马鞭夹道，卤簿如二千石。遥见纵父子，便唤住，就纵手中燃火。纵因问是何贵人，答曰：“斗山王，在余杭县南。”纵知是神，叩头云：“愿见祐助。”遂去。后入山，得一玉枕，纵从此如意。

桓玄既肆无君之心，使御史害太傅□道子於安城。玄在南州，忽见一平上帻人持马鞭，通云：“蒋侯来。”玄惊愕然，便见阶下奴子御幃车，见一士大夫，自云是蒋子文，君何以害太傅，与为伯仲。顾视之间，便不复见。

广陵韩晷字兴彦，陈敏反时，与敏弟恢战于寻阳，还，当下马，觉鞭重，见有录锦囊，中有短卷书著

鞞，皆不知所从来。开视之，故穀纸佛神咒经。

成彪兄丧，哀悼情气，昼夜哭泣。后钓于泽，经所其饮处，释纶悲感。有大鱼跳大船中，俯视诸小鱼，彪仰天号恸，俛而见之，悉放小鱼，大者便跳出船去。夜见兄来共语，提二十罌酒、一盘梨，就之引酌相劝。

襄阳城南有秦民墓，为性至孝。亲歿，泣血三年，人有为其□蓼莪诗者，民间其义，涕泗不自胜。

孙权时，南方遣吏献簪。吏过宫亭湖卢山君庙，请福。下教于巫，求吏簪。吏叩头曰：“簪献天子，必乞哀念。”神云：“临入石头，当相还。”吏遂去。达石头，有三尺鲤鱼跳入船，吏破腹得之。

安闻者，安成之俗师也，善于幻术。时王凝之为江州，向王当行，阳为王刷头，簪荷叶以为帽，与王著。当时亦不觉帽之有异。列坐之后，荷叶乃见，举座惊骇，王乃知之。

晋朱黄祖奉亲至孝，母病笃，夜祷于天。天汉开，时有一老公将小儿持箱自通，即以两丸药赐母，服之

患顿消，因以停宿。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际天，琴歌清好。祖往视之，坐斗帐里，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，形如鹅子，□彩炫耀。

晋太康元年，余杭人姓王，失其名，往上舍，过庙乞福。既去，已行五六里，忘履。未及取，一白衣人持履后至，云官使还君，化为鹄，飞入田中。

石勒问佛图澄：“刘曜可擒，兆可见否？”澄令童子斋七日，取麻油掌中研之，燎旃檀而咒。有顷，举手向童子掌内，晃然有异，澄问有所见否，曰：“惟见一军人，长大白皙，有异望，以朱丝缚其肘。”澄曰：“此即曜也。”其年果生擒曜。

刘松在家，忽见一鬼，杖剑斫之。鬼走，松起逐，见鬼在高山岩石上卧，仍往逼突，群鬼争走，遗置药杵臼。及取余药回，将还家，为人合药时，临熟取，一经此臼者无不效验。

广陵有冢，相传汉江都王逮之墓也。常有村人行过，见地有数十具磨，取一具持归，暮即叩门，求磨甚急，旦送著故处。

平都县有南陂，上有冢，行人于陂取得鲤。道逢冢中人来，云：“何故取吾鱼！”夺著车上而去。

始兴云水源有汤泉，每至霜雪，其上蒸气高数十丈，泉山常有细赤鱼出游，莫有获者。

巴北县金罔以上卅里，名黄金濑。古有钓于潭，获一金锁，引之满一船。金牛出声儿，奔壮奋跃还潭，锁久乃尽。钓人力斫得数尺，故潭濑取名。

桓玄在南郡国第居时，出诣殷荆州。于鹄穴逢一老公，骑青牛，形色瑰异。桓即以所乘马易牛。乘至零陵，驶非常，因息驾次，牛乃竟入水不出。桓遣覘守终月，绝踪也。

元嘉中，益州刺史吉翰迁为南徐州。先于蜀中载一青牛下，常自乘之，恒于目前养视。翰遘疾多日，牛亦不肯食。及亡，牛流涕滂沱。吉氏丧未还都，先遣驱牛回宅，牛不肯行，人知其异，即止。待丧既下船，便随去。

桓冲镇江陵，正会夕，当烹牛。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甚久，目中泣下。都督祝之曰：“汝若能向我跪者，当

启活也。”牛应声而拜，众甚异之。都督复谓曰：“汝若遍拜众人者，真往。”牛涕殒如雨，遂拜不止。值冲醉，不得启，遂杀牛。冲醉止，得启，冲闻之叹息，召督痛加鞭罚。

护军琅琊王华有一牛，甚快，常乘之。齿已长，华后梦牛语之曰：“衰老不复堪苦。载二人尚可，过此必死。”华谓偶尔梦，与三人同醉载还府，牛果死。

曲阿虞眩所居宅内有一皂筵树，大小围高十余丈，枝条扶疏，荫覆数家，诸鸟依其上。眩令奴斫上枝，因坠殆死，空中有骂詈者，言“虞眩，汝何意伐家居”，便以瓦石推掷，大小并委顿如屯，一年便消灭。

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，为毛璩参军。至涪，夜群暮宿在亭屋中，忽有一鬼，体上皆毛，于窗棂中执仲宗臂。仲宗大呼，左右来救之，鬼乃去。

石虎时，太极殿图贤人之象，头缩入肩中。

义兴周起出为谢晦司马，在江陵。妻许氏在家，夜遥见屋里白光，一死人头在地，血流甚。大惊怪，即便失去。后起被法。

太原王仲德，年老。少时遭乱避胡贼，绝粒三日。草中卧，忽有人抉其头，呼云“可起陷枣”。王便寤，瞥见一小儿长四尺，即隐，乃有一囊乾枣在前，啖之小有气力，便起。

河南人赵良，与其乡人诸生之长安。至新安界，遇霖雨粮乏，相谓曰：“饥那得美食邪！”应时羹饭具备，有人声，语云：“进疏食。”众取啖之，各得饱。

谢安、石当桓温之世，恒惧不全。夜忽梦乘桓车，行十六里，见白鸡而止，不得复前。莫有解此梦者。及温后代居宰相，历十六年，得疾，安方悟云：“十六里者，十六年。见鸡住者，今太岁在西。吾病殆将不起乎。”少日而卒。

蔡廓作豫章郡，未发，大儿始迎妇在路，次儿欲妇度舡，衣挂舡头，遂堕水，即没。徐羨之作扬州，登敕两岸，厚赏渔人及昆，命其寻觅，至二更不得。妇哀泣之间，仿佛如梦闻而告之曰：“吾今在卿舡下。”以告婢，婢白之。令水工没觅，果见尸坐在舡下。初出水，颜色如平生。

宫亭湖边傍右间有石数枚，形圆若镜，明可鉴人，谓之“石镜”。后人过，以火燎一枚，其人眼遂失明。

晋义熙中，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，得一双雄鹅，并金色，交颈长鸣，声达九皋。

楚文王少时好猎，有人献一鹰，文王见之，爪距神爽。殊绝常鹰，故为猎于云梦。置网布野，烟烧涨天，毛群羽族，争噬竞搏。此鹰轩颈瞪目，远视云际，无搏噬之志。王曰：“吾鹰所获以百数，汝鹰曾无奋意，将欺余耶？”献者曰：“若效于雉兔，臣岂敢献。”俄而云际有一物，凝翔鲜白，不辨其形，鹰便竦翻而升，轟若飞电，须臾羽堕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鸟堕地，度其两翅，广数十里，两口边有黄，人莫能识。时有博物君子曰：“此大鹏雏也。”文王乃重赏之。

项县民姚牛，年十余，父为乡人所杀。牛卖衣市刀，图欲报仇。后手刃之于众中。吏捕得，官长深矜孝节，为推迁其事，会赦得免。后令出猎，逐鹿入草，草右有深井数处，马将趋之，忽见一老举杖击马，

马惊避，不得及鹿。令怒引弓将射之，老曰：“此中有井，恐君堕耳。”令曰：“汝为何人？”老跪曰：“民姚牛父也。感君活牛，故来谢恩。”因灭不见。令感，在官数年，多惠于民。

桂阳罗君章，二十许，都未有意学问。常昼寝，梦得一鸟卵，五色杂光，不似人间物。梦中因取吞之，于是渐有志向，遂更勤学，读九经，以清才闻。

句华人至东海野还，暮不至门，见路傍有小屋，灯火相应。投寄宿，有一小女不欲与丈夫共宿，呼邻家女自伴，夜去弹琴箜篌。至晓，此人射去，问其姓字，女不答，弹弦而歌曰：“连绵葛上帘，一缓复一絙。欲知我姓名，姓陈名阿登。”

乐安县事故经荒乱，人民饥死，枯体填地。每至天阴将雨，辄吟呻叹声，聒耳如蛙。

建德民卢敬如厕，有一人授手内草与之，不睹其形，如此非一遇。后至厕，久无送者，但闻户外斫声。窥之，正见死奴与死婢争先进草，奴适在前，婢便于后挝之，由此辄两相击。食顷，敬欲出，婢、奴阵势方

未已，乃厉声叱之，奄如火灭，自是遂绝。

桓大司马镇赭圻时，有何参军，晨出，行于田野中，溺死人髑髅上。还，昼寝，梦一妇人语云：“君佳人，何以见秽污！暮当令知之。”是时有暴虎，人无敢行及夜出者。何常穴壁作溺穴，其夜趋穴欲溺，虎来咬断阴茎，即死。

晋孝武帝母李太后，本贱人，简文无子，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，李太后给皂役，不豫。为相者指之：“此当生贵子，而有虎厄。”帝因幸之，生孝武。及会稽王道子既登尊位，服相者之验，而怪有虎害，且生所未见。乃令人画作虎象以厌之，因以手抚欲打虎戏，便患手肿痛，遂以疾崩。

海中有金台，出水百丈，结构巧丽，穷尽神工。横光岩渚，竦曜星汉。其内有金几雕文备制，上有百味之食。

王伯阳亡，其子营墓，得三漆棺，移置南冈。夜梦鲁肃嗔云：“当杀汝父。”寻复梦见伯阳公、鲁肃与弟争墓。后于坐褥上见数升血，疑鲁肃杀之故也。墓今

在长广桥东一里。

寻阳参军梦一妇人前跪，自称：“先葬近水，沦没。诚能见救，虽不能富贵，可令君薄免祸。”参军答曰：“何以为志？”妇人曰：“君见渚边上有银钗，即我也。”参军明旦觅，果见一毁坟，其上有钗。移置高燥处。却十余日，参军行至东桥，牛奔直趣水，垂堕，忽转正，得无恙也。

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，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。后相者又云“此墓犹当出折臂三公”。叔子止骑乘，及为襄阳县督，盘马落地，遂折臂。

淮南郡有物夜髡人发。太守朱诞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多置糝以涂壁。夕有数蝙蝠，大如鸡，集其上，不得去。杀之乃绝，屋檐下已有数百人头髻。

晋孝武帝于殿北窗下清暑，忽见一人著白夹黄绿单衣，举身沾湿，自称“华林池水中之神，名曰淋岑。君若善见待，当相福祐”。时帝饮已醉，取所佩刀掷之，刀空过无碍。神忿曰：“不以佳事垂接当令知己而。”居少时，暴崩。皆呼此是为祸也。

谯郡胡馥之娶李氏，十余年无子而妇卒，哭之恸：“汝竟无遗体，怨酷何深。”妇忽然起坐，曰：“感君痛悼，我不即朽，君可瞑。后见就如平生，当为君生一男。”语毕还卧，馥之如言，不取灯烛，暗而就之，复曰：“亡人亦无生理，可别作屋见置。瞻视满十月，然后殓尔。”未几，觉妇身微暖，如未亡，既及十月，果生一男，男名灵产。

海陵民黄寻父家贫。常大风雨，散钱飞至其家，拾而得之。寻后巨富，钱至数千万，遂擅名于江表。

苻坚时有射师，经嵩山，望见松树有一双白鸟，似鹄而大。至树下，又见一蛇，长五尺许，上树取鸟。未至鸟一丈，鸟便欲飞，蛇张口翕之，鸟不得去。缤纷一食顷，鸟转欲困。射师引弩射三矢，蛇陨而鸟得颺去，于百余步山边整理毛羽。须臾，云晦雷发，惊耳骇目，射师惊慑，不得旋踵。而鸟徘徊其上，毛落纷纷，似相援。如此数阵，云电息灭，射师得免，已而鸟亦高飞。

山阴县九侯神山上有灵坛，坛前有古井，常无水

。及请告神，即水涌出，供用足乃复渐止。

巴北县有巫师舒礼，晋永昌元年病死复活。云死时土地神将送诣太山，入过礼舍门前，土地神问吏：“此是何等舍？”门吏曰：“道人舍。”从人指巫师为道人也。土地神曰：“是人亦是道人。”便以相付。礼入门，见数千屋皆县竹帘，自然床榻，男女异处。有诵经者、唱偈者，自然饮食，快乐不可言。礼文书名已至太山门，而身又不到惟人。土地神云，道见数千间瓦屋，即问吏言道人，即以付之，于是遣神即录取。礼观未遍，见有一人八手四眼，捉金杵，遂欲撞之，便怖走，还出门，神已在门迎捉。太山府君问礼云：“卿在世间皆何所为？”礼曰：“事三万六千神，为人解除，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。”府君曰：“汝罪应上热熬。”便牵著熬所，见一物牛头人身，捉铁叉，叉礼著熬上，宛转身体，身体焦烂，求死不死，一宿二日。府君问主者：“礼寿命应尽，为顿夺其命？”校录籍，余算八年，乃命将录求牛头复以铁叉叉著熬边。府君曰：“令遣卿归，终其余算，勿复杀生淫祠。”礼乃还活，不复为巫师。

弘农徐俭家有一远来客寄宿，有马一匹，中夜惊跳，客不安，骑马而去。一物长丈余，来逐马后，客射之，闻如中木声。明日寻昨路，见箭著一碓棚上。

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，若人立者。传云，昔有贞女，其夫从役，走赴国难，携弱子钱送此山，立望而死，形化为石。

宋高祖永初中，张春为武昌太守时，人有嫁女，未及升车，忽便失性，出门殴击人乘，云己不乐嫁俗人。巫云是邪魅，乃将女，巫江际击鼓，以术祝治疗。春以为诳惑百姓，制期须得妖魅。后有一青蛇来到巫所，即以大钉钉头。至日中，复见大龟从江来伏前，更以赤朱书背作符，更遣入江，至暮，有大鼃从江中出，乍沉乍浮，向鼃随后催逼。鼃自忽冒死先来入幔与女辞诀，女痛哭云“失其好”，因自此渐差。或问巫曰：“三魅者归于何物？”巫云：“蛇是传通，鼃是媒人，龟是其对。”所获二物悉示春，春始知灵验。

汉明帝永平五年，剡县刘晨（一作晟）、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，迷不得返。经十余日，粮食乏尽，饥
